

劳动者素描

CHINESE LABORER

● 刘 衡 著

● 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劳 动 者 素 描

刘 衡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劳动者素描

刘 衡

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8.6 字数 200千字

1988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—13700 定价3.20元

ISBN 7-80002-138-6/1·47

作 者 简 历

原名胡宗瑜，湖北鄂州人，一九二二年一月生。五岁开始念书，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大学二年级。一九三九年夏，在恩施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入党。一九四一年夏，从陕西城固西北大学进陕甘宁边区。一九四二年在关中报社短期工作。一九四五年秋季开始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。在延安解放日报社、新华总社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人民日报社任编辑、记者。

一九五七年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。一九七九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才恢复记者工作。一九八一年，被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。一九八二年，当选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；一九八五年，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。

目 录

• 农 村 •

杨全领结婚证·····	(1)
习正扬带娃娃·····	(6)
戴先智不喜欢拖拉机吗? ·····	(11)
李仁林养猪·····	(16)
双眼失明的大队书记·····	(20)
严格要求自己的袁广文·····	(24)
一位“古怪”的领导人·····	(27)
书记带头 社员不愁·····	(29)
治水做龙王·····	(33)
“羊”书记·····	(38)
心里打着大算盘·····	(42)
龚天惠的算盘和龚河的变化·····	(45)
第二次贷款·····	(48)
常东昌找穷根·····	(52)
象卓娅与舒拉的母亲·····	(58)
人到难处要拉一把·····	(62)
沙窝里蹦出的“鱼博士”·····	(67)
妈妈教我放鸭子·····	(71)
“报发户”周基湖·····	(74)
离不开高山·····	(76)

• 工业、财贸 •

勘探者的幸福.....	(85)
英雄们修建了集二路.....	(92)
工人和农牧民之间.....	(96)
工地上的段长.....	(100)
不平常的玛谛脂预制厂.....	(106)
伟大的地球雕刻家.....	(117)
围着生产转.....	(120)
邵树人养路.....	(125)
“有钱难买回头看”.....	(131)
“不务正业”的税务官.....	(136)

• 科技、文教、卫生 •

工程师龚宝仁.....	(145)
在设计新机车的路上.....	(149)
海上牧场.....	(154)
奇异的眼睛.....	(158)
管天管地又管虫.....	(161)
王治槐育竹.....	(165)
为了延长机械的寿命.....	(169)
战胜生活的风暴.....	(173)
心里烧着一团火.....	(176)
“海南植物王”——钟义.....	(179)
林中慈母.....	(187)
接过魏克汉的火把.....	(194)

草官.....	(198)
一人辛苦万人乐.....	(200)
文化带头人——龚发达.....	(202)
王二嫂下乡接生.....	(206)
药物灵,手脚勤.....	(209)
既当医师 又做护士.....	(211)

• 军人、复员军人 •

毕革飞写快板.....	(213)
响在心头的歌.....	(225)
苦口婆心.....	(229)
永远在前线.....	(232)
带来了“官爱兵”的精神.....	(237)
附录:抓住传神之“眼”.....	(242)
准确地写出人物的心态.....	(251)
后记.....	(257)

· 农村 ·

杨全领结婚证

三月二十四日，天刚闪明，四川省新繁县新民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杨全就在做饭啦。

自己做饭自己吃，本是杨全多年来的老规矩。可是，哪一天做饭也没今天这样做得起劲。以前呀，又当婆娘又当汉，放下地里活，还没喘口气，又要烧火啦。烟薰火燎地闹半天，吃上两口饭，又得忙着洗碗刷锅，赶紧下田下地啦。有时一着急，一生气，索性就饿上一顿。或者，索性就上饭馆吃开了，吃的又是酒，又是肉。他说：“我五十啦，又没儿，又没女，不吃留给谁呀？”前年冬天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他以为有了靠头，吃喝得更凶了。以后因为挡不住大家左劝右劝，才稍微好一点。可是，好不了几天，他黑夜又偷偷地上饭馆喝两盅。就这样，他不光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分给他的粮食用了个差不多，还惹下一笔债。

今天——今天做饭就不同啦。今天做饭虽说也是一个人，就象身边还有一个人一样，因为今天，杨全要到区上扯（即领取的意思）结婚证哪！吃罢饭，他换上件出门做客穿的衣服，就在院子外边等着了。

院子外边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好庄稼。太阳地里，菜花的金光刺得人的眼睛直发花。蜜蜂在上边嗡嗡乱唱，怪好听的。杨全在

田坎上走过来，转过去，不时停一停，踮起脚尖朝前看。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——呀，他看的不是蜜蜂，不是花，他在看远远的那座几乎被庄稼遮得看不见了院子。

那院子是第三村的，离这儿才一二里路。院子里头住着前年死了男人的吴寡妇。吴寡妇的大女子出了嫁，二儿在街上念小学，小女子才满四岁。一个女人，拉扯着两个娃娃，经管着四个人的田，好作难哟！得亏是参加了互助组，才算把田地一分也没有荒废。得亏老吴过日子又挺精细，一颗一颗地数着粮食吃，闹得一家三口倒也有吃有穿，每年还到人民银行存几十万元。（旧币一万元约合现在一元，下同）

可是，互助组到底比不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呀！去年冬天，新民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的时候，老吴就向社长罗士发请求入社了：

“说是两个村子却田挨田呀，靠你一句话，我就过来啦！”

“一村只管一村事呀。再说，明年你们也要转成合作社呀！”

“那要等到明年哟，你不晓得寡妇人家好为难！”

“你为难，嫁过来就不为难啦！”

老吴的脸红了。嘴巴张了几张，想要申辩几句，可是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二

两人动身往区人民政府去，太阳快当顶了。

一路上，杨全满心欢喜，只顾往前走。老吴心里就不那样“简单”啦——女人的心思就是多呀！

老吴今年四十八啦，跟一个说是丈夫不是丈夫、说是亲戚不是亲戚的男人一块儿出门，还是头一次。她让杨全走在前面，自己躲在他后面走。——心里可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：“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好哇，毛主席兴自由结婚，兴寡妇改嫁，还不许人说，不许人

笑！”她看了杨全一眼，又想：“可是，我们只见过几次面，只谈过几次话，晓得合不合得拢啊？”两个娃娃的影子在她面前闪了一下，她先是有点吃惊，但马上镇定住了：“不怕，不怕，老杨家里又没公，又没婆，又没三兄四弟，就他一个孤人。听说他挺爱娃娃，他村的娃娃一个个被他哄得团团转。再说，老杨还是个社员，他村有先进组织，有罗士发。”

等两人赶到区人民政府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
区人民政府的干部听说他们要扯结婚证，就叫他们拿出乡人民政府的介绍信来。杨全说：“我们没带介绍信，不是说不要吗？”区干部说：“哪个说的不要哟？这是规矩！”杨全想再说几句，一下被老吴挡住了，“算了，改天再来吧。反正打了菜籽才结婚，还有一个来月呢。”

两人走出区人民政府，才发见大家都是又饿又渴了，就又走三里路，到新繁县城上饭馆。

一进饭馆，杨全心里想：“这是个有钱的寡妇呀，可不要让她小看了！”他摸了摸口袋里借来的三万元，就大声吆喝着：“喂，来人，炒两个菜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老吴急忙用小声阻挡：“吃面，不要菜！”

杨全没有理会，直着嗓子喊：“来一盘回锅肉，一盘炒腰花！”

“不，不！炒两个素菜！”

“哎，吃荤的，再来点酒？”

“不喝不喝，节约，不喝酒！”老吴把手接连摆了几摆，象在赶走一头讨厌的苍蝇。

菜端来啦，热腾腾地，直冒气儿。

“面！”老吴冲着跑堂的喊。

“还没好，快啦！”跑堂的回答。

“那就来四两酒！”杨全赶紧插一嘴，弄得老吴想拦也拦不住。

酒端来啦，老吴不肯喝。杨全让她吃菜，她要留着菜吃面。杨

全就一个人吃开喝开了，吃了一口又一口，喝了一盅又一盅。杨全只顾自己吃喝得痛快，没想到老吴在旁边把心都要痛破了：“这一吃，少不了要一万元！一万元，能买十来斤米，割肉也有三斤，够我们娘儿三个吃好多天哪！”她看了看杨全，有些生气了：“你看他那个架势，倒是吃惯嘴哪，哪象个过日子的人哪？以前人家说他有酒瘾，还说是进了合作社，慢慢就戒了。看来不是真的！”她不由得又想到自己身上：“常言说：‘不怕稠吃，单怕稀喝’。以后两人会有好日子过呀？”她好象看见她银行里的一百多万元存款被老杨取光了，好象看见两个娃娃也瘦了，衣服上面破的尽是窟窿……

两人吃罢，走回家，天都黑了。夜里，老吴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心里头七上八下地翻跟头。第二天下午，传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呀！原来是：杨全眼看婚事快成了，忍不住心头的高兴，白天跑到街上喝醉啦！

三

三月二十八日上午，人家都吃罢饭上地了，杨全才爬起床来烧锅做饭。原来昨天他听见老吴亲口告诉他：“不用再上区啦，你另找个高门大户吧！”后来他又从旁人嘴里听到这个婆娘变心的原因，气得他一夜都没睡好觉。

刚吃罢饭，门口一黑，进来了副社长史良成。史良成满脸都在笑，杨全的心一震，象是挨了一下打：“他当然是知道哪，不光是他，全村人都知道哪，连区上、县上都有人知道哪！”

果然，史良成把什么都知道了。他端了一个板凳，坐下来，就慢声慢语地说开了。

“我说，老杨，这是个多重的教训！往日我们劝你要节约，要俭省，你只当耳边风。你以为入了社，有众人扶持，还会把哪个饿倒了？如今，你看吧，喝酒把个婆娘都喝掉了！人家不跟你，你有什么什

么办法？如今讲的是自愿嘛，还是那个旧社会呀？如今妇女还是那个旧眼光呀？如今人家挑对象就不讲究吃喝，不讲究排场，要挑勤俭人！”

史良成看杨全一直低头不吭气，就把话儿停住了。停了一停，他大声笑了出来，接着又说：

“我说，老杨，事情还有望呀！人家老吴又不是个三岁娃儿，人家对你早就有心有意，不至于为这点小事就翻脸到底。刚才我跟罗士发谈了一阵，老罗准备帮你去说和说和。只是，你的毛病也该改啦。你不改，你还指望人家孤儿寡母养你的老，填你的债窟窿呀？不说老吴不会肯，就是肯，我们合作社也不让呀！老吴倒是跟老罗说过，她入了社，要把银行摺子交给合作社保存，免得一家人浪费掉了。我看，合作社倒不必替她管这一笔账，合作社以后倒是应该帮你们订个家庭公约。”

杨全把头抬起来了，嘴角牵动了一下，想笑，又没笑得出来。他心里头酸甜苦辣混成一疙瘩，一时不晓得该说点什么才好。

（一九五四年四月）

习正扬带娃娃

带了一辈子的娃娃

四川省三台县尊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七十六岁的女社员习正扬，带了一辈子的娃娃。

七十年前，当她自己还是一个六岁娃娃的时候，她就背了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娃娃，满院子乱跑。那个小娃娃是她的弟弟。跟着，她又帮助妈妈带大了四个妹妹。十九岁，她嫁到杨家来，正碰见嫂嫂在一个挨一个地添娃娃，常要她帮忙带三个侄儿侄女。过了两年，她自己也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添娃娃了，前前后后一共添了十四个。虽说现在活着的只有四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可是，其他八个儿女全吸过她怀里的奶，吃过她手心的饭，尿布屎片都沾过她的手，啼哭喊叫什么的，都痛过她的心。

一九三一年，大儿媳给她添了第一个孙子。她不住嘴地念：“这是孙子呀，头生孙子呀，大媳妇不晓得咋个弄，该我来！”不几年，二儿媳给她添了第二个孙子。她在心里想：“这也是孙子呀，该我来弄。要不，二媳妇说老婆婆偏心眼啦！”跟着是三儿媳、四儿媳，四个儿媳妇一轮一替地给她添了总共十二个孙儿孙女，个个孙孙都伸开小手小胳膊要婆婆抱。

前年她参加了互助组。有一天，邻院老婆婆戴华珍来她家串门子，谈起了带娃娃的事。

戴华珍说：“我看你这辈子也算过得去了，带过二十几个娃娃啦！”

“三十多个啦！”习正扬赶忙纠正，想想就笑了：“往后我一伸腿，他们一人抓一把土，就把我埋住了。”

“这是你福气大啊，老么都长这么高了，有四五岁啦吧？该老婆婆享几年清福啦！”

“是哟，小孙孙都长大了——可也怪，他大婶，跟前没有个小人，我还空手空脚地怪难过！”

正说着，她的大儿子杨榜元从外边回来了。他说，互助组要成立农忙托儿组，想请妈妈进去带娃娃。

习正扬听了，急得手乱摆：“不成罗，不成罗！那是别人家的命根、宝贝蛋，我晓得咋个带？”

杨榜元说：“好带好带！就象你带孙孙那样的带。”

习正扬一想：“象带自个儿孙孙那样带。”就点头了。再想：“儿子是个互助组的组长啦！”就到互助组的农忙托儿组带娃娃了。去年三月，互助组转成农业生产合作社，习正扬就转到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带娃娃。今年一月，合作社从二十户扩大成八十户，习正扬就到这扩大了的农业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带娃娃。

“比我自个儿带得还好！”

娃娃是由老婆婆们分开带的，习正扬带着两个娃娃。

这两个娃娃，一个是赖秀珍的女儿金兰子，一个是李素群的儿子火娃子。两个都是他妈的头生娃娃，怪稀罕的。可是，娃娃再稀罕，也不能整天把他含在嘴里。农忙时节，两个妈妈都要下地。

去年谷雨一过，地里的活路就一样赶一样：割了大麦扯菜籽，扯了菜籽割小麦；还要在大麦地里点棉花、菜籽地里种包谷、小麦田里栽水稻。全社男女老少能下地的都下地了，大家收啦、打啦、犁啦、种啦，忙得要把一身扯成八瓣了。

赖秀珍把金兰子交给习正扬，就下地了。李素群想：“隔一层

肚皮隔一重山，自己的娃娃别人不心疼！”就背着火娃子去割麦子。割一把麦子，火娃子的头就在背上甩一下。割两把，就甩两下。甩来甩去，娃娃甩哭了，大人甩累了，活也少干了。后来，李素群把火娃子丢在房子里去打场。场上，人家都欢欢喜喜，说说笑笑。她呢，心里又急又慌，又痛又怕，常常不等歇气，不等收工，就跑回家去了。结果，娃娃哭坏了。再后来，李素群也把火娃子交给习正扬了。

才一交去，很不放心，瞅个空子她就跑去看看。

头一回，李素群看见习正扬拿一块新毛巾（那是她嫁二女儿时女婿家送给她的毛巾）给火娃子洗脸。一边手里洗，一边嘴里念：“干干净净，乖乖不生病。”

第二回，李素群看见习正扬把一块糖（那是她大女儿送给她的糖）往火娃子正在哭着的嘴巴里填。火娃子的嘴巴被糖粘拢了，头一偏，笑了。

第三回，李素群看见习正扬弯在堰沟旁边洗尿布（那时娃娃们已经睡着了）。李素群不过意了，走过去说：“杨老太婆，留给我们下工回来洗吧，这个太脏太臭啦。”习正扬抬头就说：“哎哟，你还说这话！你们弄庄稼，一把一把地抓屎抓尿，都不嫌脏，小娃娃的巴巴，还没大人的臭！”

看过几回，李素群不去看了。不光是 不去看了，碰见人还宣传开了：

“呀，比我自个儿带得还好！我是个焦性人，娃娃一淘气，我就恁得心慌，少不了要甩他一巴掌。她呀，不管娃娃咋吵咋闹，一句重话也不说，一指头儿也舍不得剁一下！”

从此，李素群也高高兴兴地象男人一样的空身下地了。她说，“我没有绊脚绊手的，没有挂心挂肠的，就浑身添满了力气、添满了劲。”

“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”

去年秋收后，习正扬被社员们选成劳动模范。今年谷雨没到，她早早就到了托儿组，带的还是金兰子、火娃子。两个娃娃是她看着长大的，一提起他们，习正扬就眉开眼笑，一说就是一大套：

“百人百性，十个手指头就不一般齐。带娃娃，就要摸对他的脾气，顺着他的毛来。

“金兰子是个姑娘，斯斯文文，不爱动，不爱跑。你给她穿一串葫豆珠子，她一玩就是半天，你给她一面小鼓，就把她哄住了。火娃子呀，跟个溜溜马样，一下就跑远了。他的脚还没生根，人是晃的。一跑远，你要赶快跟着，你在他后面，要慢慢地走，轻轻地叫，可不敢撵！一撵，他就绊倒了。

“金兰子吃饭，坐得端端正正，一口是一口。火娃子呀，吃的是跑跑饭，咬上一口饭就跑了。他跑了，你不要叫，你一叫，他就跟你藏藏躲躲。你装作没有看见他的，不朝他望。他把嘴里的饭吞进肚子，‘嗖——’就跑过来了。”

习正扬还讲她怎么样哄他们洗脸、洗手，怎么样教他们不尿裤子，不吃泥巴……她说：“带娃娃呀，那是个细活，里头板眼真多！”

带过娃娃的，人人都知道：带娃娃不光是个细活，还是个麻烦活，怄气活！尊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扩社后，在四月中旬扩大托儿组。当时就有好几个老婆婆不肯参加。霍银氏说：“宁肯背千斤闸，不愿背一个肉疙瘩！我带娃娃带伤了。”敬成玉说：“我带娃娃带伤了，没有虱子咬，我还去捉个来咬？”

可是，老社员习正扬呀，她说的话就不一样！她说：“我带娃娃倒没带伤，娃娃倒把我的脾气磨光啦！”她还向大家讲了一些带娃娃的道理：

“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，如今是成立了合作社呀！成立了合作

社，就不是你痛你的，我痒我的。庄稼长得好，大家多分粮。庄稼长不好，人人有责任。

“要庄稼长好，就要男女齐动手。男抓，女抓，白手能起家。男干女不干，收成少一半！妇女要下地，娃娃就归老婆婆带。你不带，我不带，只好叫大娃娃带——如今，大娃娃都要背书包上学校啦！

“娃娃叫我带，我就经心在意地带。我当三不当四地带，妈妈放不下心，娃娃也吃了亏。娃娃长不好，爹心疼，妈心疼，我老婆婆心疼，社员个个都心疼呀！往日：‘庄稼发了黄，娃娃遭了殃。’如今，我们老婆婆就要它：‘庄稼长得旺，娃娃吃得胖。’”

到四月底，已经有四位老婆婆新参加托儿组了。

（一九五四年五月）